

## 生态人类学研究

# 主持人的话

杨庭硕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才陆续得到了一些学人的认同。他们坚信必须从文化的视角才能探明生态危机的实质,也才能找到维护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稳妥对策。但仍有很多学人至今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分别从经济、政治、法律或伦理等角度去认识生态问题,寻求消解生态危机的对策。既然政治、经济等都只是生态危机的部分成因,那么问题的焦点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文化人类学中所定义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规范总和的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囊括了人类各种社会动机和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因此,从文化去认识人类社会面对的生态危机,也就势在必行了。就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人类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更多学人的认同。本刊在这时推出生态人类学专栏,也就说得上是正当其时了。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人类所面对的生态危机,意味着需要从理论上弄清不同文化在其正常运行过程中会导致怎样的生态后果,进而还需探寻消除其负面作用的有效对策,更需要探明不同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以便从中找到维护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还意味着生态人类学不仅关心单种文化的生态行为和生态后果,还需要关注在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下多种文化的辐合运动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球生命体系,为此需要探讨多元文化辐合运行的机制,以及这些辐合运行的社会行为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应当看到,生态人类学立足于并存文化必然相互制衡的研究思路,已经突破了文化人类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惯例,具有了鲜明的现代特色。这将有助于将时下各执一端的争论化解为相互理解和借鉴,共同谋求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有益探讨。为此,生态人类学并不自以为是,而是希望得到不同学科、学人的认识、理解、批评和匡正。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还意味着维护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生态安全,不能单凭一项或几项相互孤立的对策,而是需要协调一致的对策系统。这样的对策系统必须纳入各种并存文化正常运行的轨道之中,依靠民族文化的正常运作逐步消解各种生态危机。时下,不少正在推行的生态安全对策总是过分偏重于工程技术措施,不免忽视了生态问题的社会属性,忽视不同民族群众积极能动参与的价值。然而,众多生态安全对策的久议不决正好说明,维护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综合协调的社会行动。

本栏目首批推出的三篇论文中,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为依据,证明各民族文化中确实蕴含了较之于现代科技并不逊色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即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生态维护价值。论文化建构的双重性则是从理论的视角去剖析生态危机的成因,以及生态危机蔓延扩大的机制,并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本质出发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生态人类学述略概述了生态人类学从发生、发展和壮大的学术历程,集中探讨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态安全价值。这一结论突破了文化人类学长期单就某种民族文化立论的习惯性做法,从并存文化的角度去探讨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后果。这不仅对生态人类学,即使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也有积极的一面。当然,这三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和研究办法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此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本刊希望借此赢得学术界的响应和参与,希望海内外学人不吝赐稿,围绕生态人类学这一主题提供不同的观点、方法、资料和结论,使这一栏目真正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平台,成为不同学科学人共同参与和分享的学术阵地。